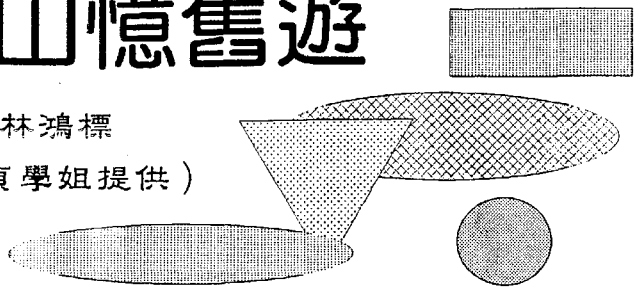


# 犀水黔山憶舊遊

■ 林鴻標

(唐慧貞學姐提供)



民國二十七年至三十一年，我的大學生活都在貴州省平越縣度過，整整四個寒暑的苦讀，我相信沒有浪費半點時光。

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，抗戰的烽火在華北燃起，唐山工程學院和北平鐵道管理學院南遷，曾在湖南省湖潭的楊家灘歇腳。次年，長沙大火，日軍鐵蹄入侵華中，是以又有第二次遷校。當時，本擬遷往雲南的錫礦產地——箇舊，因貴州省吳鼎昌主席竭誠歡迎，遂遷至貴州省平越縣。

為增加沒有到過平越的學長了解，特先容予介紹如次：

## 一、古郡

平越在貴州省東部，春秋時乃且蘭地，為中原通往夜郎國的要道，漢時置牂牁郡，轄且蘭，即今貴州的遵義、石阡、思南、都勻等縣。縣城為日字形，南北長約一公里，東西寬約半公里，犀水為天然護城河，自西北南流折而東去，等於繞城而過。平越城為道地的石頭城，全係用寬闊各一公尺長三四公尺的石條磊疊而成，建於南北和東西通道的交匯點，形勢險要。自平越城南門犀水之濱，翹首上望，可見城牆蜿

蜒於數十公尺的高坡上，棗眼分明，真有雄關要塞的氣魄。相傳三個時諸葛亮南征，曾到牂牁；而歷代戰亂，平越城均能堅守，迄未有被攻破的紀錄。

平越城內居民不過二千，僅有南北向的直街一條，餘多菜圃，真可以「一條大街通南北，幾間小店賣東西」來形容。

城內行政區在東南角，我們的學校——貴州分校在西南角，包括文廟（校本部）、和福泉山（在文廟之西約一百公尺，為圖書館及礦冶系教室）。學生宿舍在西北角為以前的考棚（鴻哲齋）及一所小學（天佑齋），附近有縣體育場，亦多為本校使用。故貴州分校（不計教授住宅等）約佔平越縣五分之一強。

## 二、苗胞跳月

我們初到平越，適逢縣境野雞坡苗胞十年一次的元宵跳月盛典，聽說附近十餘縣甚至湘西的苗胞均將派人參加，同學們都不願錯過這個機會，透過當地曾在平越唸書的苗胞青年（以前他曾住過鴻哲齋的考棚宿舍）安排，組隊前往觀賞。

我們備了四塊鹽巴作禮物（註一）並催挑夫帶了鋪蓋於元宵節前一日啓程。

註一：貴州缺鹽，故鹽爲貴重禮物，當地只有井鹽，每塊重十多公斤，堅如岩石。

我們一行二十餘人，浩浩蕩蕩，通過水西門，直上山岡一直往西北方向，走了半天，迄未看見一戶人家。這天濛霧很濃，能見度只有四五十公尺，好不容易走到一處山頭的平坡上，聽到了柔和的音樂，據說這是特地爲我們而奏的歡迎曲，然大霧茫茫，真有「空山不見人，但聞音樂聲」的韻味。我們循著山道，下坡又上坡，走了半個鐘頭，才在荊棘叢中看見一間茅屋，蘆笙的聲音就是那裡傳出來的。然後再爬了十多分鐘，才到達目的地——野雞坡。

我和鴻暢兄結伴而行，走走談談，自不覺跋涉之苦。由於沿途山坡不時出現梯田，沒有水源，卻能種稻子，水份完全靠濃霧。當時，忽有靈感，得到下面的句子：

這荒涼的野雞坡上，  
整日價大霧迷茫；  
這兒沒有太陽，  
這兒沒有月亮。

我們被安排在該地唯一的學府——初級小學的課室內，安頓好了，隨即參觀當地民家。野雞坡爲一相當平緩的坡地，住有十多戶人家，每家的佈置大同小異，均爲一間起居室及一二間臥室，土牆茅頂，地面用<sub>增</sub>土塗平。起居室中間挖一方窟，

無桌無椅，均用矮凳，中置火爐，燃燒木炭，爐上掛一大銅煲，以糯米酒釀煮年糕（和四川的糍巴相似）饗客。室內外都打掃得很乾淨。每家都熱誠待客，每逢客到都奉上年糕一碗，茅台酒一盃。

當晚在這間學校的操場舉行晚會，由我們同學表演合唱、魔術、拉鋸琴等，最特別的是開幕時由秦斌學長以苗語致開會辭（據說是當天下午惡補，現炒現賣的。）

說到苗話，我們一句也聽不懂，只有新詞如飛機、警報等則用外來語。（我當時也學了一二句，現在只記得鼻子叫做「打筆友呼」）

次晨，霧已變淡，能見度可二三百公尺，山頭仍在濃霧中，是陰天，正是元宵佳節的好天氣。蘆笙聲起，我們來到村側一塊面積約二百坪的平地，人潮已群集坡上。場子裡有五個年青人都吹著蘆笙，這時小姐們已開始進場。場內群雌粥之，有十七八位之多，小姐們均穿著苗族盛裝，短靠長裙，跟在男童後面，隨著音樂節拍而舞，舞步爲進三步退兩步，每個男的帶領三四個女的，有的多到六七個。據說，頭一年做新娘的都要參加，俾有帶頭作用，所以場子裡女多於男。跳月是苗胞公開擇偶活動，女孩子以腳投票，表明自己的喜愛，這些女孩子可隨時更換對象，有時一個男的帶七八個女的，有時卻只有三四個，好在場內跳舞進行時，都在打圈圈，圈子時大時小，視人數不同而變。

跳月時，蘆笙吹奏的是道地的苗族音樂，相當於古代的的"羽"調，樂句簡單，

反覆吹奏，頗有“綏遠組曲”的風味，不過用的拍子是三拍或五拍，則沒有詳細體會。

跳月進行的一個小時，隨即進行第二段節目“鬥牛”，這是真正的牛與牛鬥。兩條大黃牛上場牛眼相瞪一會，便直衝過去，牛頭對撞“咚”的一聲便頂在一起，彼此都用角去刺對方，糾纏了四五分鐘，大概氣力用盡了，彼此分開歇息，算是第一回合。休息四五分鐘後，再鼓氣衝鬥，如此三四個回合，體型較小的抵擋不住，只好向場外奔逃，大個子緊追不捨。個子小的跑到山邊一塊田內，忽然回轉頭來，再行纏鬥，又經過三四分鐘，小個子自知不敵，只好落荒而逃。這時大個子趾高氣揚，“哞”的一聲，山鳴谷應，似乎宣佈勝利，於是主持人送上一個茅草環，掛在牛頭上，算是跳月的閉幕禮。

下午，我們賦歸，蘆笙聲和通譯歡送。回程時，鴻暢兄對苗胞能發展如此輝煌的文化，相當讚賞，對於跳月過程中，任女孫子自由選擇，可能不會導致歐西人的“決鬥”方式，尤為稱道。我則以為陰盛陽衰，或為其主因。

回到平越，我把當時的所見，加寫幾節，使此行途中所得的句子成篇，並用倒裝法作為最後一節，那是：

這兒沒有月亮，  
這兒沒有太陽，  
整日價大霧迷茫，  
這荒涼的野雞坡上。

### 三、全民體育

湖南湘潭楊家灘的教授陸陸續續前來，最先到平越的是教務處的職員和體育老師徐先生。註冊後，最先安排的課程是體育，由於天氣仍冷，平越城整日都籠罩在濛濛的霧雨中，體育課只好在大禮堂室內舉行。

徐老師不愧是打體育的，他最先教我們作魚躍滾翻（翻筋斗），同學中固然不少球場健將，大多數都是不太好運動的，他不厭其詳的一一指導，半個月下來，個個都能憑空翻無底筋斗，最後全班五十個人，魚貫的都能越過低欄翻筋斗過去，循環上陣，頗有馬戲班表演的氣勢，以後，這位體育老師遂有了「馬戲班」的綽號。

等到練習騎木馬及雙槓不久，楊家灘的教授全數到來，正式上課了。

經過了半個多月的魚躍滾翻，全班同學對體育都有了興趣。有了我們全班的支持，「馬戲班」老師也很得意，於是正式上體育課時，全班同學都編入球隊，不是籃球就是排球，也有籃排球都參加的，因班上也有不少高手，如劉廣照，伍國俊，黃兆川，蒲立仁等以前就曾經是晉、湘、粵各省的省運代表，所以籃排球都組成一支勁旅，向校隊挑戰。除了好手組成紅花隊以外，其餘都排入綠葉隊。上體育課，本來不算大的球場，傾場無虛席，真是潑歎盛哉！

另外，綠葉籃球隊還別開生面，一個星期天下午，安排了一場和木蘭隊的友誼比賽。兩隊球技不相上下，比賽進行至計秒階段，三十六比三十五，綠葉隊領先一分，又遇綠葉隊進攻，誰也想不到綠葉隊

的阿寶拿下籃板球，一路往回帶，自然如入無人之境，很快衝到自己籃下，一個空心球進籃了。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，裁鄰鳴笛並豎起兩指說：「算，兩分，不過這兩分算木蘭隊的。」

這真是一場別開生面的球賽，木蘭隊贏了，但綠葉隊也沒有輸，世間難得一見有如此皆大歡喜的競賽。（真是的原因，可能是馬小魚的緣故）。

阿寶爲了這一段相思，曾花了不少個清晨和黃昏，到平越城北門外通牛場的荒山中練嗓子。經過兩年多的練唱，後來大家替阿寶安排了一個表演的機會，在一次晚會上唱了一齣獨幕歌“The Rising of The moon”贏得滿堂采。

軍訓則在本校宿舍鴻哲齋北面的縣體育場上課，最初同學不太熱衷，軍訓主任只好到宿舍裡來請，同學見到主任親自出馬，也就出來捧場。

這位軍訓主任本地人出身黃埔軍校三期，（比率領八百壯士在上海死守四行倉庫的謝晉元將軍早一期）在學校裏雖不甚得意，四年後調至重慶擔任一個單位主管，有吉普車代步，我曾在重慶街頭遇見，他非常親熱，真正做到「君乘車，我戴笠，相逢下車揖」的境界。

據說，這位軍訓主任是平越縣的佼佼者，而且豔福無邊，因當地教育不發達，受高等教育的人不多，那時平越有一位出身大夏大學的小姐，卻願嫁給他作三房妻子，我們的軍訓主任遂有一妻二妾，家庭???和睦云。

這種「多妻制」在當時的平越是司空見慣，大街上的豬肉攤老闆，多有兩三房妻妾。祇要你養得起，娶三個四個妻子，誰也不管你，這可能是當地女多於男和交通不便的環境關係。還有一個奇特的事實，每屆秋天，棄世的人較其他季節爲多，而且死的多爲男士，更增加陰盛陽衰的趨勢。

#### 四、大破記錄

由於校本部操場不寬，體育活動及測量實習也常在縣體育場舉行。有一年，體育期考，以跑一百公尺的速度定成績。因老師僅一個人，只好在跑道終點拿著馬錶記秒，起跑點則由同學代管。我們班上五十個同學，最先跑的紀錄是十三秒，後來的用秒數愈來愈少，連續創下十二秒半，十一秒半，十秒半超過全國的百米紀錄；這項紀錄，不斷創新，直追亞運，最後幾位則在十秒以內，甚至有九秒半到終點的，簡直破了世運紀錄。

不過，徐老師心裏篤定，儘管你能在九秒半的短時間到達終點，他，並沒有鼓掌叫好，因爲他心裏有數，不管你的百米紀錄是十二秒或是十秒，他都一視同仁，通通都一律平等，只給七十分左右。

原來，他知道那一百公尺跑道的縮水程度，也破了紀錄。